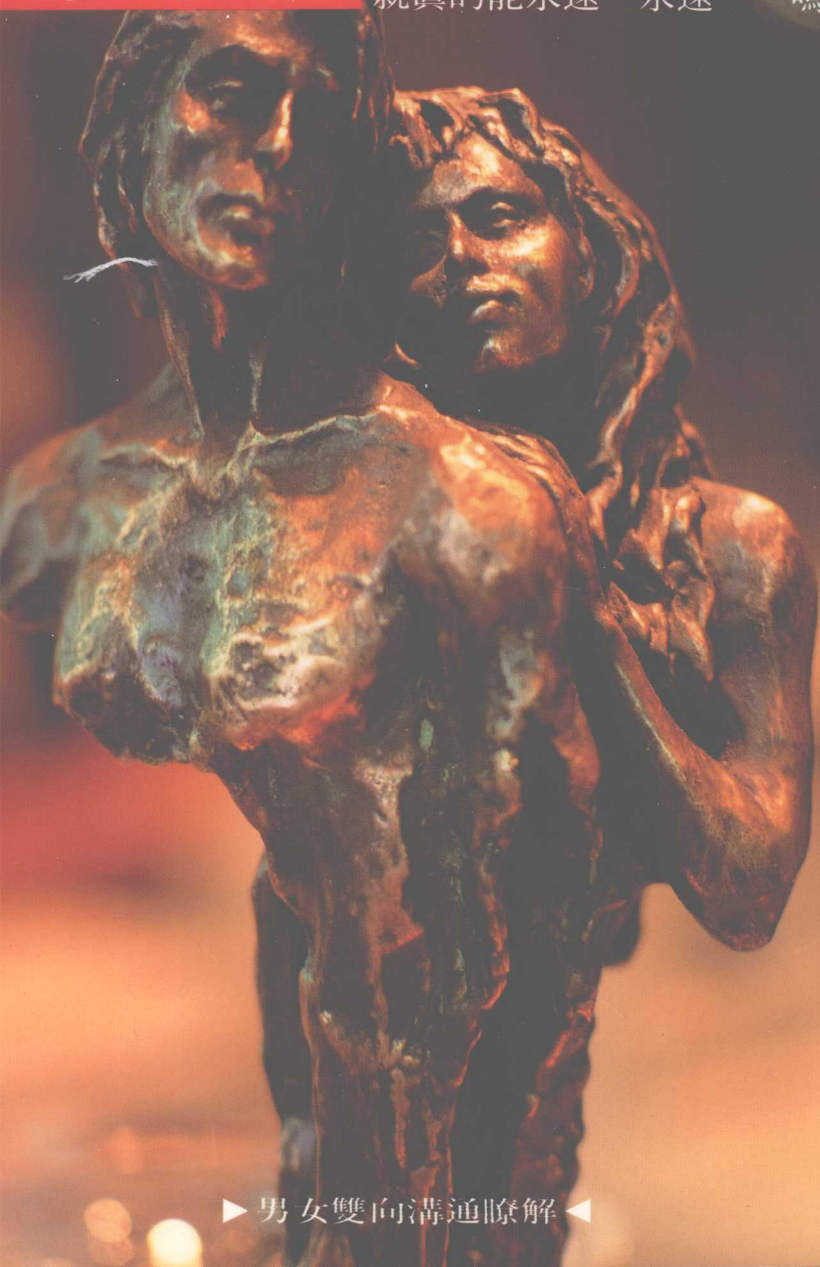


永遠

茱蒂·布倫◎著

陳蒼多◎譯

戀人之間承諾的永遠，
就真的能永遠、永遠……嗎？



► 男女雙向溝通瞭解 ◀

實用女性學③③

永遠

茱蒂·布倫 著·陳蒼多 譯

永遠 / 茱蒂·布倫著；陳蒼多譯。-- 初版。--
[臺北縣]三重市：新雨，民84
面；公分。-- (實用女性學；33)
譯自：Forever
ISBN 957-733-182-3(平裝)

874.57

84009757

永遠

作者◎ 茱蒂·布倫

譯者◎ 陳蒼多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(02)9789528・9789529 傳真 9789518

郵撥帳號：11954996 新雨出版社

出版登記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

印刷者／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／84 年 10 月初版

定價◎ 170 元

[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版權所有，翻版必究。]

實用女性學③③

永遠

茱蒂·布倫 著·陳蒼多 譯

譯序

陳蒼多

茱蒂·布倫（Judy Blume）在美國以寫青少年小說知名，並闢有專欄，解答青少年所遭遇的問題。

本書描述將要成為大學生的高中男女在青春期的活動，筆致細膩又大膽，算是難得一見的寫實兼浪漫的情愛小說，而寫實的手法更是作者的專長，如青少年做愛的手法，「保險套」等字眼，當然更不避諱。然而，本書最吸引人的部份卻是女主角所面對的古老困境：「妳如何可能愛一個人卻仍然為另一個人所吸引？」……

1

希碧爾·戴維遜的智商很高，是位天才型的女孩，至少跟六個不同的傢伙搞過性關係。她親自告訴我說，上一次她去找表姊伊麗佳。而伊麗佳是我的好朋友；她說，希碧爾找她，是因為希碧爾爲了身體發胖而苦惱，同時也需要感覺到有人愛她——也就是「搞性關係」的部份。「智商很高，是位天才型女孩」，這一點只是運氣，或者是遺傳問題或其他問題。我不敢說伊麗佳的說詞是百分之百正確，但是一般來說，伊麗佳很擅長分析別人。

我不很了解希碧爾，因為她住在「高峰」，而我們住在「西野」。伊麗佳和我在最後的時刻，才決定去參加希碧爾的新年派對，原因有二——第一，因為她在最後的時刻才邀請我們，第二，我們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。

原來派對是所謂的乳酪酥派對。我們大約二十個人圍繞著希碧爾房間中的一張矮桌，席地而坐。桌子上有兩、三大鍋的熱騰騰液狀乳酪，以及幾籃的麵包厚塊。每個人都有一根長長的雙叉叉子，用來叉起麵包，將麵包浸在乳酪中。味道很不錯。在我大約

咬了兩口時，有一個傢伙說話了，「妳的下巴沾了一些。」

他坐在伊麗佳的另一邊，有一點把身子伸了過去。「妳要我幫妳擦掉嗎？」他拿出餐巾。

我不知道他是在嘲笑我或什麼的，所以我告訴他說，「我可以擦自己的下巴，」並且努力要把仍然留在嘴中的麵包吞下去。

「我叫邁可·華格納，」他說。

「是嗎？」我回答，同時伊麗佳瞪了我一眼。

她向邁可自我介紹，然後輕輕敲我的頭，說道，「這個白痴是我的朋友，凱莎琳。不要介意，她……她有點怪。」

「我注意到了，」邁可說。他戴著眼鏡，一頭濃密的紅金色長髮，左頰上有一顆小小的痣。基於某種瘋狂的理由，我想要去碰碰那顆痣。

我把眼光轉開，又開始用叉子叉起厚麵包塊。此時我另一邊的那傢伙說話了，「我叫佛雷德，住在希碧爾隔壁，是達茅斯大學的新生。」很不幸，他也是討人厭的傢伙。

過了一會後，我就不理會他了，但是他並不知道，還繼續嘮叨個不停。我比較感興趣的是：邁可在跟伊麗佳說些什麼。我心中想著：不知道他是哪一個學校的，希望是靠

近我的學校，如魯傑斯大學。伊麗佳告訴他說，我們是「西野」來的，是高三的學生，要在希碧爾家過夜。然後，邁可為伊麗佳介紹一個叫伊莉莎白的女孩，而我剛好轉身，看到邁可的手臂抱著這個坐在他身邊的蒼白、黑髮女孩。我假裝自己畢竟對「討人厭的佛雷德」感興趣。

午夜時，希碧爾換上了明滅的燈光。佛雷德祝我新年愉快，然後想把舌頭伸進我嘴中。我把嘴巴閉得緊緊的；他在吻我時，我注視著邁可在親伊莉莎白。邁可比我最初所認為的高了很多，並且也很瘦，但並不是瘦成皮包骨的那一型。

派對結束之後，我們幫希碧爾與她的父母清理場地。在大約凌晨三點鐘時，我們疲倦地走上樓去睡覺。希碧爾的頭一碰到枕頭，就進入夢鄉，但是伊麗佳和我卻久久無法成眠，也許是因為我們睡在地板上的睡袋中，也許是因為希碧爾打鼾的聲音很大。

伊麗佳低聲說，「邁可是個不錯的傢伙……妳不認為嗎？」

「他太高了，不配妳，」我告訴她。「妳身高才到他的肚臍。」

「他也許喜歡這樣。」

「哦，伊麗佳！」

她用一隻手肘撐著自己的身體，說道，「妳喜歡他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不要傻了……我們才見面。」我翻過身，面對牆壁。

「是啊……但是我就是看得出來。」

「睡覺吧！」

「他向我打聽妳的姓以及妳的電話號碼。」

我轉身。「是嗎？」

「嗯，嗯……但我猜想妳不會在乎。」她躲進睡袋之中。

我不很認真地踢了她一腳。然後我們兩人都笑出來，不久就睡著了。

伊麗佳和我自從初中三年起就成了朋友。我們是很搭配的一對，因為她很坦率，沒有什麼顧忌，而我則不然。她說她必須是那樣子，以彌補身材的不足。她身高才四呎十吋——我說她只到邁可的肚臍地方，並不是開玩笑。她家中的每個人都是小一號的；她的曾祖父就是那樣子為家人帶來了那個姓——史莫（Snall，「小」的意思——譯註）。這位曾祖父當時是從俄國來到了美國，不會說一句英語。他下了船，辦事員問他什麼名字，他聽不懂。通常移民局官員對很多猶太難民，都直呼「柯亨」或「果德保」，但是，這位官員打量了他一下，卻寫下「史莫先生」。伊麗佳信誓旦旦地說，要

是她結婚的話，她要選擇一個高大的男人，一旦決定生孩子，孩子至少有機會長到正常的高度。

身材矮小並沒有傷害到她家中的任何人。她的母親叫茱麗特·史莫，是名影評家。你可以在三份全國性雜誌中讀到她所寫的影評。由於母親的緣故，伊麗佳很有信心上雷克利菲大學——縱使她的成績並不那麼棒。我的平均成績是九十二分，所以，當我看到入學考試的成績時，幾乎氣死了，竟然低於平均分數。伊麗佳的分數比我高很多。她不會爲了確實重要的事情而精神崩潰，但我卻經常害怕會這樣。這是我們之間另一個不同的地方。

第二天中午，電話鈴響起，把我驚醒。希碧爾跳起來，跑去接電話。她回來時說道，「是邁可·華格納。他要來拿他的唱片。」說完她打著哈欠，又頹然倒在床上。伊麗佳仍然睡得不省人事。

我問希碧爾，「他跟那個女孩伊莉莎白談戀愛嗎？」

「就我所知，沒有……嗯，妳感興趣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只是好奇。」

「……因爲我可以給妳一點暗示，如果妳要我……」

「不……不要。」

「我從幼稚園的時候就認識他了。」

「他在妳班上嗎？」

「同一年級。」

「哦……我還以爲他年紀比較大。」

「他是高三學生……跟我們一樣。」

「哦……」他看起來似乎年紀比較大。「嗯……既然我醒過來了，我不如打扮

好，」我說，同時跑向洗手間。

門鈴響時，希碧爾和我在廚房中。我正從一塊早餐麵包中剝下葡萄乾，然後堆積在盤子的角落。希碧爾靠在冰箱上，從紙板盒中舀出草莓。

她去應前門的門鈴，把邁可引進廚房。「你記得凱莎琳，不是嗎？」她問他。

「當然……嗨……」邁可說。

「哦……嗨，」我回應他。

「你的唱片還在樓下，」希碧爾告訴他。「我來幫你拿。」

「不要緊，」邁可說。「我自己去拿。」

幾秒鐘後，他叫著說，「誰是K·D·？」

「是我，」我回答。「其中一些唱片是我的。」我下了樓，開始在唱片中搜尋。

「你的唱片有做記號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我把寫著K·D·的唱片堆在一起，此時他說道，「聽我說……」然後抓住我的手腕。「我來這兒，是因為我想再見妳。」

「哦，嗯……」我在他的眼鏡中看見了我自己的映影。

「妳只能這樣說嗎？」

「我應該說什麼呢？」

「要我來寫台詞嗎？」

「好吧……我很高興你過來了。」

他微笑著。「這樣比較好了。坐車兜風如何？我的車子在外頭前面的地方。」

「家父三點鐘要來接我。我必須在那個時候回來。」

「沒有問題。」他仍然抓著我的手腕。

2

大家都說，伊麗佳有洞察的能力。難怪在我還沒有向任何人——包括我自己——承認自己對邁可感興趣時，伊麗佳卻已經知道了。是的，我有時會表現出挖苦的行爲，但只在對某一個傢伙感興趣時才會如此。否則的話，我會很厚道，很友善的。伊麗佳說，這樣表示我很不穩定。也許她說得對——我就是不很了解。

車子開出希碧爾的車道後的幾分鐘，我們經過「照顧醫院」。我告訴邁可說，每個星期四下課後，我都到這家醫院上班。「我是一名義工，」我說，「我也是在那兒出生的。」

「嘿……我也是吔，」他說。

「哪一個月？也許我們在育兒室中睡在隔壁。」

「五月，」他說。

「哦……我是四月。」我偷偷看了他一眼。他的輪廓很棒，但我可以看出，他不止一次跌斷了鼻子。他的頭髮讓我想起了伊麗佳的金毛獵狗雷克斯，顏色完全一樣。

邁可開上小山，進入「華鐘保留區」。「我以前都在這兒兜風，」他說。我想像他坐在一輛本田XL70的摩托車上面。

「我喜歡一匹……『野蘋果』……但是後來牠把我摔下來，跌斷了手臂。」

「哦……原來是一匹馬！」我笑著。

他看看我。

「我還以為你是指一輛摩托車，」我說。「我不曾騎過馬。」

「我想……妳不是騎馬的類型。」

這是恭維還是挖苦呢？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問。

「我就是知道。」

「你還能知道什麼？」

「我以後會讓妳知道。」他對我微笑，我也回報以微笑。「妳有很棒的酒渦，」他說。

「謝謝……家裡每個人都有。」

他停好車子，我們下了車。天氣很冷，風很大，但是陽光在照耀。我們走到湖畔，湖水有一半凍結了。邁可拾起了一把石子，丟過水面。「妳明年要做什么？」

「上大學。」

「哪一所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，」我說。「我申請了賓州州立、密西根以及丹佛，必須看看哪一所接受我。你呢？」

「希望是佛蒙特大學。不然就是米德伯利。」邁可拉起我的手，脫下我的手套，放進他的口袋中。我們握著手，開始繞湖散步。

「我希望下雪，」他說，壓著我的手指。

「我也是。」

「妳會滑雪？」

「不會……我只是喜歡雪。」

「我喜愛滑雪。」

「我知道怎麼滑水，」我告訴他。

「滑水不一樣。」

「我是說，你擅長……滑雪嗎？」

「可以這樣說。我也許能夠教妳。」